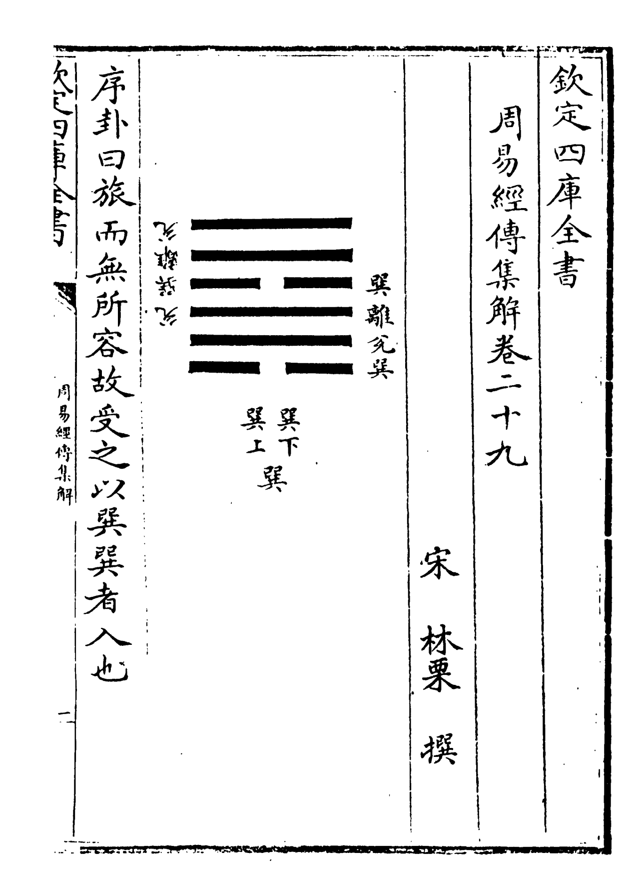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

宋 林栗 撰



巽離兌巽

巽下巽上 巽

兌離巽兌

序卦曰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巽旅之變也自旅之巽變二五為剛而四為柔也豐旅二卦皆含巽象於中至是乃伏而在下然後為巽也豐失其所居巽則不失其居矣旅而無所容巽則有所入矣是故豐旅之二五以體巽故能吉亨及其成卦則柔下而剛中乃制也以巽制乎剛以中正制乎巽所以成其德也又曰巽稱而隱稱舉也有所舉而隱其形聲也巽有兌象兌為口舌而皆伏於下是以知其隱也又曰巽以行權權者所以制輕重也柔

巽之行豈大人君子之常哉所以權一時之宜也仲尼以此九卦見文王憂患之心而說者或以巽有巽權之義而遂言剛果之情則失之遠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下巽上巽成卦曰巽者初為巽二為兑三為離四又為巽四象八卦上下反覆不出乎三陰之中是以不

失其為巽也夫以一陰居二陽之下既以畀矣而又重之則為巽已甚蹦跌於人非中庸之行也若夫立政造事發號施令將以順人之心從衆之欲言或未喻信或未孚則雖以重巽之行而不為過矣故子曰重巽以申命巽為風風主號令故也重字當用去聲讀為再重令皆為平聲之重言其形去聲之重言其義重巽者是申命之象也書曰帝舜申之亦再也巽何以亨小而亨也小何以亨利有攸往也曷為利有

攸往利見大人也曷為利見大人柔順乎剛也孰為
大人剛巽乎中正也剛不巽乎中正則志不得行柔
不順乎剛則往無所利何自而亨哉在卦九二九五
剛巽乎中正也初六六四柔順乎剛也初之於二四
之於五皆無違拒之情是以知其利見大人也故子
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
攸往利見大人蓋相因之辭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重卦為隨風風者天之所以鼓舞萬物者也命者君之所以鼓舞萬民者也然風有東飄而西聲命有朝出而暮更是故風之一至草未必偃命之一下民未必從隨之以風申之以命然後草木靡然而偃民者靡然而聽矣是以君子行事必先之以號令至於再至於三者蓋取諸此也

雜卦曰兑見而巽伏也

巽兑二卦以重陰伏見而成其在六爻以一伏一見

爲義何則巽入也兌説也入則伏於内説則見於外自然之理與象符矣是故巽之諸爻皆伏於下而其義亦伏而難明兌之諸爻皆見於上而其義亦見而易察繫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巽巽之謂矣初六進退而又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而又用史巫紛若九三有頻巽之吝六四有三品之獲九五既曰貞吉又曰悔亡既曰无不利又曰初无有終既曰无初有終又曰先庚後庚吉上六巽在牀下而又喪其資斧可

謂伏而難明然初六難伏而承上九二二伏而從初故初利而二吉六四雖伏而上承九五九五伏而從四故五貞吉而四悔亡若夫九三之吝上九之凶則以其伏而無所入故也一字之訓該括無遺非天下至之精其就能與於此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凝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

於九二之兑故曰進退者巽之性也而又雜乎柔剛剛為進柔為退二非其應而近之此其所以進退也然重卦諸爻皆不相應初六之於九二彼無外應此無他與能勿從乎故曰武人之貞夫需事之賊也疑行之惑也一進一退於何而利乎惟武人之貞斯惟利矣武人之患在于躁妄武人而貞固則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者也以初六之進退宜若不足與有為能用武人之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何不利之有

哉故夫子曰進退志凝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治也者言不亂也其志不亂則審於彼已之勢明於利害之情或進或退無時而不可矣巽為入為伏為不果而其究躁卦武人之貞其取諸此與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兑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乘於初六之巽故曰巽在牀下巽之初爻有牀之下象

馬方巽之時剛柔上下莫不皆伏九二不從初六則伏於牀下矣夫伏於牀下者豈有求於人卑辱而至于此哉中心有疑將以決神明也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史職卜筮者也巫職禱祠者也兑為巫為口舌巽為進退故有史巫紛若之象馬卜筮禱祠至於紛若則有疑志而未定者也然而吉且无咎何哉猶初六武人之貞也上无其應而下與初六有相配之情是以去就從違不敢自擇而決之於神明也去就

從違不敢自擇而決之於神明則其合也不苟矣此聖人之所以與之也故子曰紛若之吉得中也爲其得中故巽在牀下而不爲辱用史巫紛若而不爲愚矣洪範之稽疑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凡七卜五占用二則用史巫紛若聖人之所不廢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上體爲離下體爲兑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連於初六承于六四二爻皆巽也故曰

頻巽頻猶屢也屢巽者非重巽之謂也言既巽又違既違又巽也上下敵應無相與之情則九三之所宜巽者初六而已然三之於初隅乎九二巽而無所入近於六四去而從之四不相與則又反而巽於初是以謂之頻巽也所以然者離為火兑為澤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故其往復之無常而巽之不一矣復之六三將復于初九而隅乎六二不得其復則反求于上六上不之應則又復於初故謂之頻復言其屢失而

屢復也今巽之九三亦猶是矣然頻復之厲而卒於无咎頻巽之吝而遂終焉何也曰巽者從人者也依違之不定而叛服之無常天下其誰納之矣故子曰頻巽之吝志窮也夫以九三巽而無所入近於六四去而從之烏知其復巽於初乎為其上下二卦無相與之義窮於上必反於下是知三之頻巽矣終於羞吝宜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上體為巽下體為巽以險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承於九五乘乎九三二爻皆離而三爻兌也故曰悔亡居二陽之閒而上下皆巽宜有悔矣為其上下二卦無相與之情六四上承九五既已利見大人矣所為巽乎九三者非巽而從之巽而取之也此其所以悔亡與故曰田獲三品離為田為弧矢而巽在羣陽之中故有田獲三品之象三品三爻也九二九三上九是也解之九四曰田獲三狐者初六

六三六五也四體離而三爻皆坎坎為狐狐陰類也令巽之六四非有離象而亦謂之田者取諸九五也五非四無以成其功四非五無以施其巧五為君四為臣則其所獲者豈非前所謂三爻者乎是三爻者其畫皆剛其體皆兑也取諸兑則非剛取諸剛則非兑是以不言其物而以品計之也易之言象精微如此而學者望其皮膚遂以為得之矣豈不惜哉故子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四之於五可謂有功矣舊說謂

三品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兑君之庖夫謂田獲三品言其獲之多也借使所獲不富而三者之用固不可闕何以明其功乎三衆也品類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於六四之巽故曰貞吉悔亡巽之所以亨者剛居乎中正而志行也以九居五其體為離剛健而文明大

中而志正以此為貞斯為吉矣夫柔巽者豈大人君子之行哉惟剛中正者為能以行權是故貞乎九五然後吉而悔亡矣故曰无不利剛巽乎中正而柔順乎剛何往而不利哉故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此三言者總一卦之義而係於斯爻也陽為治陰為亂凡巽之畫先陰而後陽是先亂而後治之象也上下皆巽而莫或正之將浸滛委靡入於蠱壞之域惟九五剛健中正無反無側而巽以行之則變

危為安易亂為治初悔而終吉矣震為甲兑為庚先庚三日者下卦三爻九三為兑也後庚三日者上卦三爻上九為兑也先庚三日起午而盡於申後庚三日起酉而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為治小人為亂陰極而陽生庚終而甲始是小人變而為君子危亂易而為治安也故先之以无初有終又係之以吉斯其旨與或曰然則不係於彖而係于九五何也曰九五離也離為午先庚之所從

起也蠱之與巽九五一爻之變耳以六居五則為先甲後甲以九居五則為先庚後庚此其所以貞吉悔亡无不利者也甲者東方之氣舒緩之象庚者西方之氣揫斂之象當巽之時上下皆巽有以揫斂之則無初而有終當蠱之下巽而止止又從而舒緩之故極其終而後有始也巽之爻象隱伏如此學者可不深究之哉其詳見於蠱卦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巽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連於六四之巽乘乎九五之離故曰巽在牀下巽之初爻有牀下之象焉然六四在諸爻之中則不應其象矣巽之牀下其惟初六乎上九之於初六遠而非其應曷為巽而從之哉為其居一卦之上而乘九五之剛巽於六四而不見納窮于上必反於下疑初六之為配也是以巽之而无難矣然上下二卦本无相與

之情上之巽於牀下非止若九三頻巽之吝也故曰喪其資斧旅之九四以離兑為資斧至剛之物也上九資斧不巽乎九而九五承之則得其資斧矣窮于上而反於下是喪其資斧也喪其資斧者倒持利器以柄授人也欲无凶得乎故曰貞凶子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以此為正正乎凶而已矣或曰九二上九冓為巽在牀下一也而凶吉之異何哉曰九二近於初六而又得乎中行所為巽在牀

下者非忘已以求人也中心有疑將以決於神明也

上九窮于上而反於下所為巽在牀下者非有疑而未決也畀辱而志於此矣

兌巽離兌

兌下兌上

兌

序卦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兌巽之反也自巽之兌二五不動四爻相易而成也一陰在二陽之下能無入乎是以謂之巽也一陰在二陽之上能無說乎是以謂之兌也巽入乎其中然後說見乎其外物之至情也夫茍不相入何自而能說哉是以古之聖人有所作為必先本之以至誠申之以號令所以入人之心淪其肌膚浹其骨髓然後歡欣交通洋溢於外何令而不服何為而不成哉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也然則古之為政者其

術亦可見矣盤庚之三篇周公之多誥凡此也後世君子亦有用其民者矣不思所以入其心而强之以威刼之以勢民始駭而狼顧矣以此為術而望其說服不亦難乎詩云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子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人情所至雖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於下民乎受之以兑斯其義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民情莫不欲佚也說以率先而

使之忘其勞莫不欲壽也欲以犯難而使之忘其使古之人其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之謂也是故說有大小子女玉帛車馬衣裘人之所說也說於意之所及而不說於意之所不及則所說者小矣利之以農桑申之以孝弟及其說也相勸而為之則說之大者也是故兑之象為澤澤之所利者博矣其聚之也足以說及魚鼈其散之也足以說草木百穀而生民之類

咸說之矣其為說也不亦大哉故曰說萬物者莫說

乎澤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下兌上兌成卦曰兌者初為兌二為離三為巽四又為兌其義則備於前矣兌亨利貞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也者事之所以立而功之所以成也夫婦不說則

家道陵遲君臣不說則萬事隳壞朋友不說則學問廢缺百工不說則技藝不進庶民不說則王政不行惟說乃能亨也然易說者小人之情而難說者君子之性是則說者其小人之道與說雖小人之道而兌之為卦剛中而柔外是則君子之說而非小人之說也故曰利貞貞者正也說以正則為君子說以不正則為小人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夫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而況於千萬人乎

說以利貞所以得萬國之懽心也故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所謂順乎天者如天之剛健中正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所謂應乎人者聚其所欲去其所惡使天下翕心說而說服也不順乎天無以應人不應乎人無以順天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為澤重卦為麗澤麗相附也交相滋益說之象也

然坎兑皆水坎為勞兑為説何也曰坎為大川流而不盈是以知其勞也兑為澤止而不流是以知其説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取其交相滋益之義而已人之相説莫如朋友朋友之相説莫如講習和而不流樂而不厭皆麗澤之象也或曰君臣之相歡夫婦之相説反不若朋友之甚邪曰君臣有義夫婦有别茍惟説而已吾未見其能久也是故以艮配兑為咸以震配兑為歸妹是君夫婦之道也若夫朋友平居講

習則各出其所有而見其所長漸漬琢磨燕游諧謔無所不有而未嘗有辭色之失涵洪渟深以待他日之用取諸麗澤不亦可乎

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

伏見之義前既言之矣兌之諸爻見而易察何謂也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大旨也兌之六爻以四陽為君子二陰為小人故聖人不取諸形容而象其物宜則以其見而易察故也是故君子之說人皆見

之說而見於外者也初九之於九二九四之於九五是已小人之說則蹤跡詭祕巽而入焉說而不見於外者也六三之來兑上六之引兑是已然君子之說亦或不正小人之說有時而正故又以其所居辨之彖之所謂利貞者也初九九五君子之正也上六小人之正也六三小人之不正也九二九四君子之不正也夫謂之君子者以其行之正也然而不正者比乎小人也雖比乎小人知其必復也故九二悔亡九

四有喜則以其能復故也謂之小人者以其行之不正也然而正者比乎君子也雖比乎君子而不保其往也故上六不言其吉凶未知其所以終也或曰君子而不正又得為君子乎曰正之難矣雖正猶有厲焉則九五是也人之操行有始直而終曲者有始曲而終直者有直而似曲者有曲而似直者惟其用心之如何耳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不仁猶謂之君子而況於正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

也兑之為見不其然與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兑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離故曰和兑孔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曰和如和羮同如濟水今之學者多不能剖和同之義愚謂辨之和與乖對同與異對君子以道相與則與至于乖然其言行有時而異矣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得彼以為失是謂和而

不同也小人以利相從則不敢為異然其心志有時而乖矣見利不能不並爭見危不能不相棄是謂同而不和也今以陽剛居兑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而小人者遠矣和而說之不亦可乎故曰吉子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初九親君子而遠小人无可疑之迹矣其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二則可疑矣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乘初九之兑承乎六三之巽故曰孚兑孚信也君子之道依乎中庸爲人謀而無不忠與人交而無不信不惟君子信其不渝小人亦信其不爲已甚也九二以剛中之德體離明之資而處於君子小人之間信而説之可謂得乎中行矣故曰吉又曰悔亡比乎小人宜若有悔其志可信是以悔亡故子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兑凶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上體爲巽下體亦爲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兑也故曰來兑來而說之也巽爲入故有來兑之象六三居下卦之上以一陰而處四陽之間自以爲獲上下之應視九二九四無違拒之意而又欲因四以求五因二以求初故極其柔信之行以爲媚說之資是以謂之來兑也然九五居尊爲兑之主而六三

小人竊取非據苟以柔巽取媚上下將以誘而來之說之不以其道五之所不容也欲無凶得乎故子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說者皆謂三舍四而求二謂之來兌夫三上下皆巽乘承皆剛來而從二則巽乎剛中之君子而不失為遷善之小人也又何咎之有哉借使三來求二於義不可二不之與而四已棄之則亦悔吝包羞而已何遽至於凶哉惟其不度德不量力以小說大將以覬覦非望為九五所不容故其凶

不可逃也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上體為兑下體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無其應而乘乎六三之巽承於九五之兑故曰商兑未寧商度也猶商賈之商商兑也商其利而説之也三體巽巽為近利市三倍四體兑兑為口舌故有商兑之象焉然九五在上而九四承之將舍五而即三則其心有所不安是以商兑而未寧也故曰介疾

有喜介辨也疾害也陰為疾陽為喜九五中正天下之所歸往也六三不當其位武人為于大君者也四之於三說其利則與其禍無乃患乎初商其利而卒虞其害介然而絶之然後得一意以承於五五大人四君子也二陽相說則得君行道所謂有喜有慶者也或曰四之於三剛上而柔下有順而無違烏在其舍三而即五乎曰凡說之道聲同則相應氣同則相求是謂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八純之卦上下相應無

相與之情而九四上承九五是以能相説也爲其居上下之交而不得乎中正既體乎離又體乎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比乎六三爲利所誘是以商兑而未寧也然聖人作與萬物咸覩豈以九四之賢而卒從六三之利乎四體離離明也介而絕之易耳故子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九五兑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承

於上六之巽故曰孚于剝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君子故謂之剝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焉九五中正大人也二與四皆以同德相說而乃孚于剝何哉五正也上亦正也以正而合宜乎九五之孚之也為天下之主而有所未孚則不足以明九五之說然小人之心誠不易知其能洗滌而遂為君子者固有之矣然其措心積慮惟幸一日之得志而逞其貪欲之情是以名之為剝也故曰有

厲厲危也有者不必然之辭也彼其一以正合未知其終不為邪也則五之信之也有時而厲焉雖有時而厲焉不可以不孚也其終為正為邪亦惟五之汙隆而已所以然者五雖當位而不無正應上下雖說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有應而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兌之五曰孚于剥位正當也其辭若無以相遠而味其旨則大不侔矣嘉配也謂六二之君子也剥

剥也謂上六之小人也謂其孚于六二是以係之正中謂其孚于上六是以係之正當而已正當也者居得其位云爾惟其位之正當是以見上六之正以爲我與而孚之也若六三者惟其位之不當是以見九二九四之不正以爲其與而來之也夫豈一辭之苟措哉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上六巽也以隂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乗

乎九五之兑故曰引兑引牽引也巽為繩故有引兑之象上六之與九五本非其應而能以柔巽引而說之是以謂之引兑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今九五大人而引於上六何哉曰五應在二其比在四二爻皆君子也而有不正之行其於九五雖為同德而有所不合焉則上六小人得而引之宜也五正也上亦正也彼以正合而又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然封倫裴矩在隋為佞人在唐為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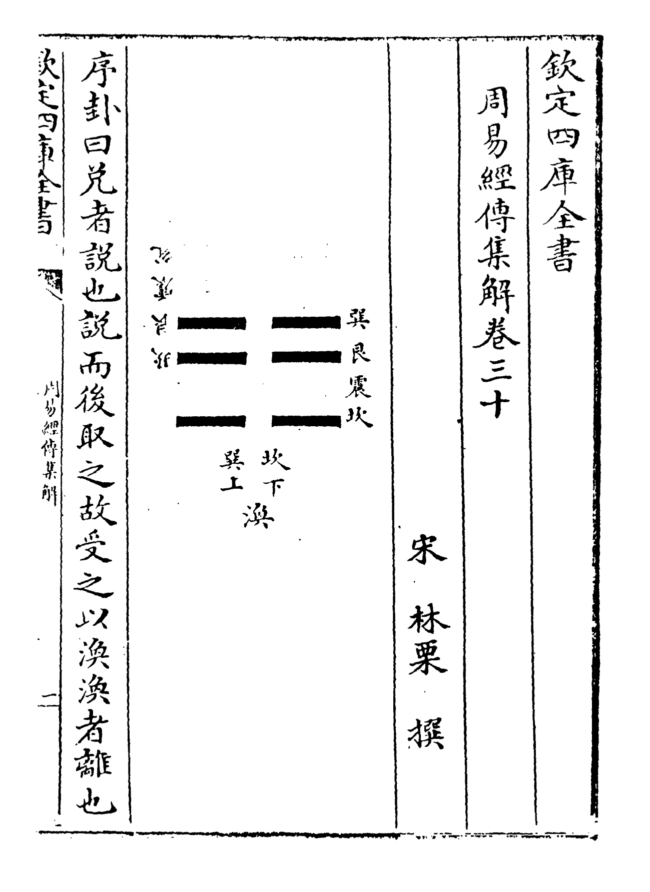
其終為正為邪未可知也是以不著其凶吉焉故子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得君子為之正應而乃說與小人烏得為光大乎若隨之九五既有六二之應上六又從而拘係之則有道光矣是故萃之五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至比之九五則光矣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以然者上下萃而未必比上下說而未必隨其義蓋流通矣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

宋 林栗 撰



序卦曰兑者說也說而後取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渙兌之變也自兌之渙下變為坎上反為巽二五不動而成也下變為坎則九二剛中流而不盈象所謂剛來而不窮也上反為巽則六四得位以承九五彖所謂柔得位而上同也夫所以為兌者剛中而柔外也以九居初則剛而易窮以六居上則柔而失位也是故兌之象為澤澤以水聚為說者也水聚而不流則壅閼而為臭腐枯滲而為涸竭矣涸者以其窮也腐者以其失位也決而為坎則剛來而不窮反而為

巽則柔同而得位所以為渙也渙散也離也人情喜說則血氣流通離散於四體而无所凝滞是以謂之渙也天下之勢譬如一身既已心說而誠服矣雖散之四方萬里之遠如居幾甸之中可殺可辱可飢可飽而不可與叛其君是則說而後散之之義也坎為水巽為風風行水上水凍消釋舟楫通行渙之象也

渙之坎兌不其然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下坎上巽成卦曰渙者初為坎二為震三為艮四為巽坎北方也震東方也艮東北也巽東南也一陽生於坎而六陽盛於巽陽氣周流乎其中卦之所以為渙也渙者散也人之血氣渙散則其身安國之政令流通則其國治故曰渙亨而子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釋所以亨之義也夫所以為坎

者九二也所以為巽者六四也以九居二則剛來而不窮以六居四則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剛來而不窮德之所以流行也柔得位乎外令之所以布宣也上同於五君臣合志而上下同心也如是而亨不亦宜乎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何謂也曰假大也王假有廟者非諸侯之所得有也九五者王之所居而廟之所在乎或曰萃渙二卦言王假有廟萃聚也渙散也聚散不同而有廟之義同何也曰天下

萃聚而有君然後王廟可以建天下渙散而無事然後王廟可以居是故萃之廟在四而渙之廟在五各應其時義也說者皆襲焦延壽之論以上爻為宗廟愚謂不然宗廟者國之本也其在都邑之中矣渙自五而下有廟之象焉故彖言王廟而九五言王居明其所在也延壽之論踈矣或曰廟在王居則萃之在四何也曰萃之時王者方受天下之萃可以致其孝享而都邑未定宗廟未立故雖以九居五有位而未

光然則廟之在四宜矣及渙之時天下渙然各得其所王者於是建都立邑辨方正位創其宗廟作其宫室以為子孫萬世之圖是以係之九五也昔周武王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斯之謂萃矣王來自商至于豐歸馬于卒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斯之謂渙矣是故合而為一統離而為萬邦聚而為軍師卒伍散而為士農工商萃渙之别也説者乃以散離之辭為土崩瓦解之義不亦以文

害辭以辭害意之甚者乎或曰然則有天下者王食萬方萃有其象而至于廟則五而已王假有廟於何而取之曰夫子不云乎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言自五以下有七廟之象而九二者王在宗廟之中致孝於神明之象也不其然乎或曰九五王也二亦為王何哉曰由天下歸往而言之則五為王由宗廟祭祀而言之則二為王五為王者宅中之象也二為王者致孝之象也夫豈一端而足哉是故五為震二亦為

震震長子而帝之出也居五以臨天下居二以事其先斯為得之矣其言利涉大川則取諸坎巽也坎為水巽為風以風乘木而行於水上其利涉之象與繫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葢取諸渙以其義也利貞何也貞者正也天下渙然必有持正者莫為之正者離散而無所統一非渙之義矣是故九五正位居中而天下各得其所斯利貞之謂與或曰子以陰陽往復取諸夏時則既有徵今又曰一

陽生於坎而六陽盛於巽何謂也曰是何言與六經之道天人之理無所不該而況易之為書又其至者窮壤之間苟有是理聖人烏得而遺之顧乾坤復姤之配取諸離坎不應象類愚是以辨之若蠱之先甲後甲蓋取諸坎而巽之先庚後庚亦取諸離聖人於蠱剥復三卦皆言天行以釋之然則一陽生於坎而六陽盛於巽又豈穿鑿而為矛盾之論哉學者謹焉可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者巽也水者坎也巽不取諸木而取諸風者木浮於水無以明渙之象惟風行水上而後渙之象可見矣風行水上水自動揺風作於此水散於彼故先王以之享帝立廟享帝以教欽立廟以教愛而民自化服矣若風行地上風至而後草偃故先王以之省方觀民而設教焉盖相因而取象也當天下渙然無難之時享帝立廟適其宜矣

雜卦曰渙離也

渙之為卦以風行水散而成其在六爻以血氣渙離為義風者氣也水者血也血氣所以榮衛其身也循於經絡行於腑臟晝夜不息與天共地相為流通然後身安而無疾若有所壅隔而不離則疾之所由生也是故渙與咸艮皆以爻位分配人之一身然咸艮之義取喻人之形體形體分布於外故其象顯其辭明渙之義取喻人之氣血氣血周流於内故其象隱

其辭晦然學者不可不深求其指歸也氣屬乎陽血屬乎陰陽氣行則血氣俱行陽氣滯則血氣俱滯是故渙之諸爻以陽居柔者是血氣之所行也以陰居剛者是血氣之所滯也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者是血氣之所歸藏也全渙之體有身之象焉中四爻以二陽包二陰身腹之象也奇畫在上偶畫在下首足之象也初六言拯九二言奔六三言躬六四言羣九五言汗上九言血各隨其所在而别之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震故曰用拯馬壯吉拯救拔也坎為陷震為動故有用拯之象坎為馬為曳震為馬為作足故有馬壯之象初六以陰在下宜取象於足謂其體坎而承震震為足是以係之用拯也拯於險難之中而得馬壯然後可以奔其機矣故初六在咸言拇在艮言趾而渙但言用拯不以形體言之也拇取其動

也趾取其止也渙之初六始乎止而卒乎動故但言用拯而拇趾之象著矣咸艮在下有二陰故初言咸趾二言腓渙惟一陰故但言用拯而腓之象亦兼矣自二至上爻皆言渙而初獨不言者謂其方拯而未離於難也故子曰初六之吉順也當渙之初柔順而居下故能自出於險陷之中又得馬壯以行之斯為吉矣明夷六二以坎承震其辭曰用拯馬壯吉而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與此象同

九二渙奔其機悔亡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於二隂之間二爻皆坎而三又艮也故曰渙奔其機震爲動坎爲險故有奔其機之象夫奔者以足渙之足在下而二言奔何也曰初六之足弱而陷九二之馬壯而動故初言拯而二言奔相因而成義矣然則九二之所以能奔者其惟陽氣之所在乎機舊讀爲几人之所憑以爲安者也愚謂不然夫人出於險陷

之中而履以平夷之地斯以為安矣而何至於憑几然後為安乎若憑几然後為安非褄則痺矣按經典几字無從木者説文曰機木名愚謂機當作機機不安也書曰邦之機隉機與杌同奔其機者奔去其不安之地也故曰悔亡夫吉凶悔吝生乎動九二動於險陷之中能无悔乎謂其去𦨴𦨶而適乎易之塗斯為悔亡矣故子曰渙奔其機得願也夫離險而就易去危而即安豈非人情之願也哉彖之所謂剛來而

不窮者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上體爲艮下體爲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之兑故曰渙其躬躬者身也渙者離也坎爲陷艮爲止兑爲毀折故有渙其躬之象夫所取於渙者謂其血氣周流於身而無所壅滯也居下體之上在一卦之中是血氣之海也而渙之何哉有所止者有所陷有所毀折是將離去其身矣筋攣而不隨

肌痺而不仁氣脫而不收血亡而不復皆渙其身者也故曰无悔離其身矣雖復悔之其能有救哉故子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夫一身之政聽命於心一家之政聽命於長一國之政聽命於君天下之政聽命於王是故血氣渙而不離於身臣命渙而不離於國者其志在內而無外交者也當渙之時上有九五為渙之主而六三之志獨應於上艮兌相與有陷上毀折之象焉是將志於外而離其君者也離其君者離其

國也離其國者離其身也係之無悔宜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上體爲巽下體爲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承於九五之震故曰渙其羣羣類也四之於三其畫皆柔其體皆艮其類羣矣然三以艮而應於兑四以巽而合於震是以謂之渙其羣也渙其羣者猶坤之喪朋大有之匪其彭也故曰元吉臣無

有孚朋人無有比德斯之謂元吉矣彖之所謂柔得

位乎外而上同者也近取諸身其五臟六腑之謂與

五臟六腑各司其局氣血周流無所底滯是以係之

元吉也故曰渙有丘渙散也丘聚也夫渙也者必有

其聚者也無聚而渙則其涸可立而待也陽為氣陰

為血六四者血之所聚而九五者氣之所藏也氣有

所往而血從之四之所以上同也故曰匪夷所思思

者心也夷者類也心之官則思而非醜夷之思也渙

其羣匪其夷者以所聽於心者也是故六三爲躬六四爲羣躬有四肢羣有腑臓四肢之譬則公侯伯子男也腑臓之譬則卿士大夫也公侯伯子男不可以離於國離於國則叛也卿士大夫不可以不散其朋不散其朋則黨也比三四之所以異也傳有之曰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則六四渙其羣之謂也至於庾斛不敢入於四境諸侯無二心則非所謂渙其躬矣故子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光大之辭為九五言之也五渙其汗四渙其羣五之所以光大也咸以九四為心故其辭曰朋從爾思而子曰未光大也明四非中正之謂也渙以九五為心其辭曰匪夷所思而夫子則係之以光大之辭明五得中正之位也渙之時義若此說者但以為離險釋難之卦則是以渙為解者也知其一而昧其二得於初而失於終也其或以為流離蕩析之卦則是以渙為剝者也是謂指東為西指白為黑也又或兼二說

而兩取之則是薰蕕不辨而並稱氷炭無分而同謂也嗚呼惜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乎六四之巽故曰渙汗其大號震為動為雷巽為入為風故有渙號之象夫九五者王之所居而廟之所在也宅中圖大號令之所自出也近取諸身其神明之舍乎心之液為汗而王之命為號是以取諸渙汗

而謂之大號也五臟之液惟汗爲能宣通則以其出於心而周浹而四體故也渙其汗則血氣流通而身安汗其號則政教流通而天下治矣漢劉向有言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反者也其在書曰令出惟行不惟汲取諸渙汗不亦可乎故曰渙王居无咎以九居五其位在中故有王居之象當渙之時萬物皆渙而王獨居中不應渙義疑若有咎矣然天下既渙貴乎利貞以居之王正在位而渙其號是以居中而无咎

故子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二爻重言渙者皆謂渙是散離之義而六四以陰居柔九五以陽居剛又有震巽之合焉故四言有卹而五言王居疑若不應時義是以申其文以發其吉也自二至五有身腹之象二為震五亦為震明陽氣之動上下流動故血氣之行無所偏滯也或曰陽為氣陰為血子以二五明陽氣之動而血氣同稱何也曰陽氣行則血與氣俱行陽氣滯則血與氣俱滯豈得獨言氣而不言血乎猶之

為國有教有刑刑主乎義教主乎仁而其行之與否均係乎德之存亡也豈可謂唐虞三代有教而無刑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兊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之艮而乘乎九五之震故曰渙其血去逖出三有坎體坎為血為憂傷艮為止震為動為決兊為說為毁折故有血去逖出之象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之辭同令

本多作遊非也上九於身為耳目鼻口之所在也耳目鼻口腑臟之外候陽氣之會精華之所發也然下與六三有艮兑相與之情陷而止焉是身之病也其榮衛否隔而不通則其精華消耗動於外候耳目將為之聾盲鼻口將為之痞寒聚而為癰疽結而為痞瘻皆血氣之壅滯也是必涣散其血血去而惕出斯為无咎矣夫血者所以榮於内而不可涣於外者也惟瘀敗之血為害於身則不可不涣耳坎為憂傷為

心病則敗血也可不渙乎故曰无咎而子曰渙其血遠害也說者以遠害之文訛惕為逖則失之矣上之所以能渙其血者陽氣存焉故爾血遇寒則止得熱則行是以至於上九而後渙也渙其血者湯艾鍼石之功也遠其害則刑罰征誅之力也刑罰征誅有國者之所不得已也或曰子不以正爻為宗廟則上九之位誰當居之曰初上者始終之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其在六三則渙其躬其在上九則渙

其血者九五已正其位故也夫子於乾之上九曰貴而無位夫豈以人鬼相雜而後成卦乎苟如延壽之論則宗廟之爻而有血去惕出之文是何義也施於王假有廟之卦已不能通況其餘乎

坎艮震兑

兑下
坎上
節

巽艮震坎

序卦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渙之反也自渙之節坎反居上巽反為兌二五不動而成也坎為水巽為風風行水上則水動而散是以謂之渙也水行澤上則澤得其節是以謂之節也説者皆以澤能止水故謂之節愚謂不然夫兌之未重也固以為止水之象矣若節之成卦但取止水為義則理窮於兌不得復有節象矣而況以坎重兌安得以一澤盡其義乎且澤既止水矣澤上安得有水

乎困之成卦上兑下坎宜曰澤中有水而其象曰澤無水者為其既重矣嫌於無別也況澤上水安得但取上水為義乎故兑之為渙也澤決為川而風木行於其上也渙之為節也水歸於澤而為之水道以節其盈虛也此澤上之所以有水坎兑之所以為節而節之所以次渙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若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

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下兌上坎成卦曰節者初為兌二為震三為艮四為坎兌澤也坎水也澤也者水之聚也澤之上而為水焉是汎溢之象也而謂之節何哉為其有震艮之象焉震為木艮為土澤水之際而施土木焉是隄防之象也震為決艮為止澤上有水時決而出時閉而止是溝洫之象也設為隄防導為溝洫則水得其節是以謂之節也節亨苦節不可貞何謂也曰水無節則

汎政無節則蕩節以隄防則水循其理節以制度則政得其宜故曰節亨節之所以亨者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在卦六爻奇耦各居其半剛柔分也陽居二五剛得中也夫所以為節者以剛柔寛猛不得其平矣太剛則䟦太柔則壞寛則民慢猛則民殘是故剛柔分而不偏剛得中而不過所以能節而通也或曰剛雖得中而柔不得中可以為節乎曰節之成卦取諸水也剛而動者也水由地中行則無汎濫懷襄之患

是之謂剛得中矣剛得中則節道成矣豈柔之問哉

故曰苦節不可貞貞者正也以此為政者也節之得

中則受節者樂而甘節之過甚則受節者艱而苦節

而至於苦物情所不能堪豈可常也哉故予曰節亨

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夫子既釋

彖辭又從而申之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險者

人之所畏也惟說以行之則民從之矣下兑上坎所

謂說以行險者與當位而節謂六四也中正以通謂九五也茍能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又何苦之有哉天地之節寒暑是也寒極則暑暑極則寒四時之所以成也節以制度財用是也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禮財之所以不傷而民之所以不害也國之政刑無非節者而獨言財用葢用之不節有國者之通患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者兌也水者坎也水之瀦至其流有常故君子以之常德行習教事澤上有水其出有節故君子以之制數度議德行虛則納之滿則泄之止而不窮流而不盈水之節也直而溫柔而立恭而不勞謹而不葸德之節也寛以濟猛猛以濟寛禮中通而不離樂和正而不流政之節也至於律度量衡宮室車輿衣裳冕弁冠婚喪祭莫不有數有度皆節之道也程氏曰凡德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存諸中為德

發諸外為行議以求中節也耿氏曰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亦不中其節在所議矣

雜卦曰節止也

節之為卦以澤上有水而成其在六爻以水得其止為義夫水之在宅以滋養灌漑為功者也有所止則為功無所止則為害設為隄防導為溝洫視其潦旱而出納之察其盈虛而增損之斂而不至於溢散而不至於窮所以為節止之道也陽為剛陰為柔陽為

動陰為靜陽為實陰為虛陽為氣陰為形故井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節以三陽為水三陰為防水也泉也剛而動氣而實者也井也防也柔而静形而虛者也水土之德蓋如是矣夫所以為節節其過與不及使之適中而止也九五有甘節之吉六四有安節之亨所謂當位以節而中正以通者也初九在下故不出而无咎上六已極故道窮而真凶所謂苦節不可真者也若夫九五之水亂於六三之防亂於水則水

壅而防潰故也九二之凶六三之嗟斯其義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兑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四坎艮也故曰不出戶庭說文曰戶護也半門為戶按古人門戶通稱然對敵而言則門為大而戶為小門為外而戶為内矣戶庭内庭也兑為門戶其應在艮艮止也上山下澤無感應相與之情而有懲忿窒欲之象是以知其不出也兑為口舌故以言語為義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曰旡咎禮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戶庭之言梱内之言也謹而不出夫何咎之有哉故子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澤居最下宜塞而未宜通及其既盈宜通而不宜塞也繫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謹密而不出也其當塞之時乎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无其應而承於六三三艮也巽也故曰不出門庭震為出為門庭巽為入艮為止故亦有不出門庭之象門庭外庭也謂之於內庭則不出於无咎矣宜之於外庭而不出焉是令不行於近也而況於四方萬里之遠乎故曰凶人君之德澤號令不能出於門庭則或害之矣欲無凶得乎故子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九二之水已震乎澤中又從而止焉失其時極矣或曰說卦艮為門

闕而予言兌為門戶震為門庭何也曰兌上一陰在人為口舌在宮室為門戶矣震之二陰門之象也艮上一陽有觀闕之象於闔闢何取哉故兌為口舌而震為善鳴兌為戶庭而震為門庭相因而成象也明夷之三亦體震而四有坎離之象故其辭曰出門庭而相見乎離也節之二三有震巽之合而遇艮止焉是以係之不出門庭也六三之艮為門闕九二之震為門庭初九之兌為門庭矣震為闢戶兌為闔戶宜

闔而止是以无咎宜闢而止是以凶也豈不然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上體為艮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乘於九二之震故曰不節若則嗟艮為土為止巽為入震為動故有不節之象焉節者隄防之謂也陽為水陰為防防者所以制水也故防在水上水不至焉水在防下防不入焉今九二以陽居柔六三以陰居剛是陽與水相混者也水出於防而入

於水也傳曰水壅則潰傷人必多九二之水動乎下

六三之防止於上而不知所以宣導之至於潰裂故

蕩而不可節貞者何嗟及矣故曰旡咎子曰不節之

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彖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上體爲坎下體爲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於初九之兌而承於九五之震故曰安節坎爲水

爲陷艮爲山爲止止者隄防之象也陷者溝洫之象

也設為隄防而導其溝洫水者所以安行而受其節也兌為說震為行坎為險說以行險是以知其安節矣故曰亨子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上謂九五九五水也水在澤上則六四者豈非承水之道乎居近君之位得承上之道順物之性安而節之此其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先其應而介

於二陰之間二爻皆坎而四又艮也故曰甘節甘中央之味也書曰稼穡作甘是也坎爲水艮爲土震爲耕稼而五得中行故有甘節之象夫節以制度人情之所不樂也節而至於甘則節之功見矣故曰吉又曰往有尚往有尚者坎之所以爲功也夫所以設爲隄防導爲溝洫以時而出納之者所以爲水旱之備也㰷上六有災上之苦而九五以甘濟之是謂往而有尚也體乎中正行於險中以成稼穡之功斯爲吉

矣故子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云者水由地中行也六四為承上道九五為居位中則澤上有水其義粲然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無其應而乘於九五之震故曰苦節苦炎上之味也坎之窮為離六四既為坎矣上六居卦之窮是以有炎上之味也潤澤之所不及而離日暵之故其味焦而苦也節而

至於苦物情所以不堪故曰貞凶以此為正則凶矣然而又係之以悔亡何謂也上六節之窮也窮則變矣節而至於苦貞之則凶變之則悔亡下無其應而乘於九五五以中正與之為配剛柔相資甘苦相濟虛實相輔故其悔至於亡也陽為德陰為刑水譬則法禁也以法禁裁恵澤猶以數度議徳行也慶賞施恵人之所欲故謂之甘刑威法禁人之所畏故謂之苦以甘濟苦和羮之謂也悔亡不亦宜乎說者或謂

節有戒飲食之義世人嗜甘而不嗜苦故甘節為吉而苦節為凶愚謂節甘如前說可矣節苦者何遽至於凶乎夫節之為義節其出也非節其入也此說似是而非故辨而正之子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九二在中而非中上六居正而非正然後君子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矣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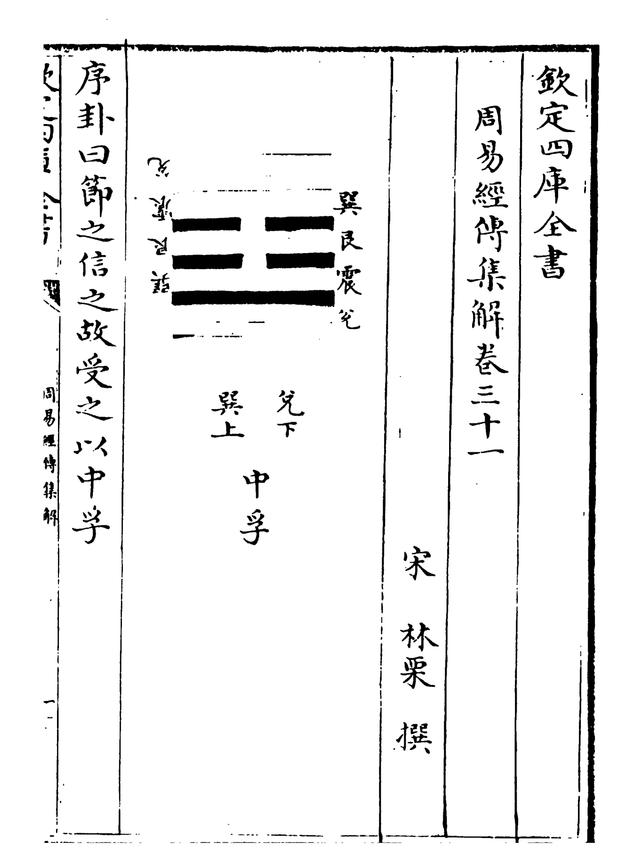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孫龍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一

宋　林栗　撰



兌下巽上　中孚

序卦曰節之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中孚成卦節之變也自節之中孚變上六一爻而成也以六居上則剛柔分以九居上則柔在內而二五剛中則其所同也剛柔分而剛得中所以能亨也說以行險所以為節說而巽所以為孚也節至上六節之苦也苦節不可貞是以變之而後孚也人之常情樂放肆而苦拘檢奢侈靡而陋儉約則雖剛柔分而能節茍无以信之亦不可得而節矣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故節之序曰節而信之

猶革之彖曰革而信之也世世之君臣或喜於有為見
弊則思革觀甚則思節然而每每多敗而少成者皆
无以信之故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
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
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下兌上巽成卦曰中孚者初為兌二為震三為艮四
為巽兌說也巽入也說而巽乎孚何也謂其有震艮

之象焉震為春巽為夏兊為秋艮為冬巽者震之配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以謂之孚也孚者信而化之之謂也國之治教正刑如寒暑四時之序則民信而化之矣巽之於震兊之於艮其孚之也不亦宜乎然則名卦為孚於義既備而必係之以中者何哉曰此聖人所以示之也記不云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誠也孚者化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此其所以本之於中歟故子曰中

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柔在內謂三四也剛得中謂二五也自渙允節皆剛中而柔外剛君也柔臣民也剛雖中而柔尚外則其孚未至也至是柔在內而剛得中則是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也而上下二剛有兌巽之象焉則天下之從我者皆說其巽矣謂之孚也不亦宜乎中孚豚魚吉何謂也曰古之為政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鯉鮞獸長麑麌鳥翼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先王交萬物

有道自奉養有節伐一草木殺一禽獸必以其時故雖豚魚之微亦信其有仁愛之心焉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而序之者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夫仁及草木者非謂其不剪伐也謂其方苞方體而使之得以遂其生也然則信及豚魚者豈非鯤鮞麛麌得以滋息而無夭閼之虞哉記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中孚之謂矣利涉大川何謂也曰全卦之體有虛舟之象上下二體以巽成兑巽為木為風兑為澤故有乘木涉川之象乘木以涉川其覆溺者必重載也舟虛則無虞矣君子之游於世如虛舟漂而不沉觸而不怒我不害物物亦信而不吾害我不疑物物亦信而不吾疑斯可以行乎患難矣利貞何謂也曰中孚者物之所以成始也利貞者物之所以成終也為備震巽艮兑之體是以係之利貞之辭焉

天之於物也春生之夏長之秋收之冬藏之聖人之於物也元以育之亨以通之利以和之貞以固之故子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說者於乾四德皆以應四時蓋文言著矣而中孚以利貞元文言以考故皆用卦氣之論以中孚為冬至之氣自揚雄作太玄首中以凖中孚其說曰陽氣潛萌於黄宫信无不在乎中推其意葢取中孚剛中之義而為陽氣潛萌之論以謂中孚者信出於中而已夫仁義禮智孰非出乎中

者而必信之云乎既取諸剛中而為陽氣潛萌之論

則所謂柔在内者將安取之乎程氏曰中虛者信之

本中實者信之質本之與質愚未知其所以别之也

夫孚之訓信也非有諸已而名之也上下交相信然

後謂之孚也故子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謂王化之

所孚不特兆民信之鳥獸魚鼈皆信之矣按中孚與

小過反對而成中孚有鳥卵之象而小過有飛鳥之

象焉何則中孚之柔包藏於内而小過之柔發見於

外也是故孚之於文以爪覆子羽蟲之字卵是也夫爪牙之利鳥獸之所為搏噬也而能覆其輕脆之卵以成變以正性命豈非其内外相信而後然歟茍其中之不愛未有不毀而去之者也是故中而後孚孚而後利利而後正應天之義可得而言之矣堯典於春言鳥獸孳尾於夏言鳥獸希革孳之言字也革之言變也應其時義矣故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而為卦氣之論者乃以應冬至

之候則其言利貞應天之義不已疎乎愚不自揆輒於復卦論六日七分之非而於中孚辨卦氣之誤將以俟明者而質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者兊也風者巽也水鍾於澤而風過之則水草以之蕃滋蟲魚以之生息風之所化王者當天地長養之時禁民毋覆巢毋伐木毋竭川澤毋漉陂地毋焚山林草木鳥獸魚鼈咸得以遂其生及其取之也有

節用之者有禮則鳥獸魚鼈亦莫不孚知夫籩豆庖廚之不可已非樂於多殺矣君子觀此之象凡民之有罪而麗于獄者從而議之若周官八議之類求所以生之而去其甚者矣其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亦姑緩之以盡其情而示其有所不忍之心焉然後民之死者皆知其自入於刑而非君子之欲殺之也故書稱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至於仁及草木恩被動植皆中孚之義也

雜卦曰中孚信也

中孚爲卦以羽蟲字卵而成其在六爻以信而後孚爲義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是故孚之成卦四陽二陰六三之所孚者九二上九也六四之所孚者九五初九也三應在上而比於二四應在初而比於五然六二有在陰之和九五有孿如之孚初九有他而不燕上九登天而貞凶彼不孚其所應而孚其所比者何哉其必有以信之矣所以

然者二五剛中初上剛而不中故也然古之化明者其始曷嘗不以言及乎教化之成則有不言而信者矣是故九二鳴鶴在陰而和之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九五有孚攣如而從之者亡其匹而絶其類矣子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九二之謂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九五之謂矣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是中孚之義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兊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四艮巽也故曰虞吉虞度也書云若虞機張是也初應在四而九五在上初茍不虞於五而欲有其應則所不度德不量力幾何而不危辱哉故曰有他不燕燕安也初體正而居下自度其德非五之敵而安守臣節不敢與五爭民斯保其能吉矣茍有他志非所以為安也故子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為其下而居初其

志未變也故免於不虞之咎而得自全之吉矣若翰音登于天則其凶不可逃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於六三三艮巽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震為喜鳴又為鵠故有鳴鶴之象以九居二故有在陰之象承於六三體巽以巽從震故有其子和之之象夫巽

之於震男女皆長也以為夫婦則可矣而謂之子何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其象无乎不通惟其所取如何耳震木也巽木火也震東也巽東南也以木生火而傳之父子之象也中孚成卦以羽蟲子卯而成則三四二爻謂之子宜矣鶴陽鳥也鳴而在陰將以習其子也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或本作靡散也陽為實陰為虛九二自謂我有好爵將與爾散之欲其子之和之也故子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者其九二之情乎所以然者二雖剛中為未當其位三雖柔巽而有應在上故其向背從違特未定也然則古之人所以化導其民惟恐其不至者亦猶鳴鶴之願其子乎說者皆以為和者中心之願愚謂不然卦唯二五為中九二居尊非二之所得而子也誠其中心之願則无我有好爵之辭矣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此之謂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鶴者君子之譬也居其室者在陰之譬也出其言者鳴之譬也然其善不善應不應未可知也二之言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則其爾者或未必應矣古今言易者皆以九二一爻為中孚之至盛失之矣中孚之化不言

而信九二以言勝人者也焉得為至盛乎以為教化之末乎若周公之多誥盤庚之籲民則无失其義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皷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上體為艮下軆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上九之兑而乗九二之震故曰得敵春秋傳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仇敵也六三之於上九有艮兑之合焉然三以柔而體艮上以剛而體兑兑反居上艮

反居下是以謂之敵也故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震為鳴故有或鼓之象艮為止故有或罷之象兌為口舌巽為進退為不果故有或泣或歌之象六三當中孚之時近於九二宜不約而孚矣然以柔乘剛不當其位又有上九為之應焉是以鼓罷泣歌之无常也故子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惟其位之不當是以不安其分躁妄而求凶之道也然爻不言凶者為其近於九二幸其和之則免於凶矣是以九二六三但言

君子小人之情狀而不著其吉凶至於翰音登于天然後係之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旡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六四上體為巽下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初九之兊而承九五之震故曰月幾望馬匹亡月陰物也馬陽也人臣之義譬如月焉受日以為明者也譬如馬焉任重而致遠者也六四上承九五以巽遇震故有月望之象下應初九以艮遇兊故有馬匹

之象月之既望則盈而將虧矣馬之過匹則逸而泛駕矣四當中孚之時居近君之位上攣於五而下絕於初故於月爲幾望於馬匹亡矣故曰无咎月幾望則無虧損之變馬亡其匹則无奔軼之虞是以係之无咎也或曰四於初爲正應烏知其絕之歟曰孚者化也陰陽合而化生也是故陰之情欲升陽之情欲降然後爲孚之時也六三之於九二所以皷罷泣歌之無常者正以其位之不當而升降之殊情耳六

四在上初九在下其絶之也不亦宜乎故子曰馬匹亡絶類上也為臣之奉公而無私得主而喪朋斯為无咎矣或曰初九以剛而體允六四以柔而體艮其謂之類何也曰允與艮為匹而於巽為類矣文言匹而彖言類互明之也曰若是則君子之得君子也不與其類並進已乎曰非此之謂也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見善而稱知賢而舉豈特比而同之哉乎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

苟無致一之誠心而二三其德唯利是從欲上下之交孚難矣此聖人之所以戒之也非謂其不可引類而聚於王朝也夫言各有當易稱比吉而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同人亨而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利者義之和而子曰小人喻於利是皆文同而義異不可以害其辭旨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

乎六四四艮巽也故曰有孚攣如无咎中孚六爻唯五為有孚者則剛健中正不言而信孚之至也易以異體之合為交如同體之合為攣如有牽攣固結之義也四為巽五為震剛中而柔内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是以其孚牽攣固結之義可解也然而不係之吉而但言无咎者下無正應故也若以六居二則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矣變孚之二得益之象豈不然哉若大有九二與六五為應亦曰厥孚交如威

如吉也令九五六四君臣相孚有攣如之象然其孚未及乎天下是以但言无咎而已小畜之九五曰有孚攣如亦以六四之臣與之合志而无咎之辭係於陰爻也然小畜四五兩言有孚而中孚獨言於五者彼以小畜成卦非兩言其孚不足以明六四之志此以中孚成卦獨言於五而四之義該矣故子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唯其位之正當是以君不置疑於其臣臣不避嫌於其君然後為中孚之至也

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兊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三艮巽也故曰翰音登于天翰音雞也禮雞曰翰音五上天位也巽為雞而應於上九故有翰音登天之象夫雞者仰而號俛而啄飛乎枋榆之下而鳴於牆屋之間是其智力之所及也雞而欲登天非其任矣故曰貞凶以此為貞凶求其和六三之巽乘於九二之震二鳴于陰以求其和宜若與之交孚矣然為其柔上

而剛下故三不順於二自以體艮而欲應於上上九之兌澤上於天旣不可以居矣六三又從而從之小人相與覬覦非望是以有翰音于天之象也故子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飛龍在天豈雞之任哉說者或以中孚旣有鳥卵之象則翰音登天是卵翼而飛鳥矣若如所論何自凶哉

震兑巽艮

艮下
震上
小過

震兑巽艮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小過中孚之變也自孚之過兊變為艮巽變為震六爻盡易而成也震與巽艮配也剛柔相信然後志合而道行故中孚以巽兊而含震艮以四陽而包二陰

小過以震艮而合巽兑以四陰而包二陽明其志合而道行也行而謂之過何也曰世方承平則常得乎中道及其矯枉救弊則不能無過於常此過之所以為行也是故有小過有大過陽為大陰為小大過者陽過乎陰四陽而二陰也小過者陰過乎陽四陰而二陽也然頤之四陽曷不為小過中孚之四陽曷不為大過乎曰過之為言過常以適變者也唯外柔而內剛者能通變以行權柔內而剛外者非其任也故頤四

陰二陽取口實之象孚二陰四陽取卵化之象頤之
序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孚之序曰有其
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是則所謂過者非徒過
越而已君子之有所動有所行過常而適變之義也
不有其信其何以行之哉此小過之所以次中孚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者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
中是以小過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

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下艮上震成卦曰小過者初為艮二為巽三為兌四為震震動也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謂之小過何也為其有巽兌之象焉震長男也巽長女也艮少男兌少女也震居三四而失其位巽居二五而執其權是以為小者之過也震為雷巽為風艮為山兌為澤雷風鼓舞於山澤而草木鳥獸魚鼈之生以遂然其所振動不能無小有所過焉是以謂之小過也

小過亨利貞何謂也曰小過有震巽艮兊之體則宜有元亨利貞之辭然中孚有卵化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鳥飛則羽翼既成矣是以不係之元而但云亨利貞也聖人之道極乎中庸過與不及其失均也然而治教政刑每有偏而不起之處世之君子苟欲起而救之必待小有所過然後能反俗之弊而歸之於中庸是則雖謂之過乃時中也因世俗耳目之所不常見而謂之過耳是故大者過謂大事之過也亦謂

尊者之過也小者過謂小事之過也亦謂卑者之過也或謂小者為小人非也小人不可一日用於天下聖人之戒深切著明矣况其過越而亨乎能大事之過將以撥亂而反正也小事之過將以矯弊而適中也尊者之過君驕而臣諛也卑者之過臣强而主弱也君矯臣諛故以棟橈象之臣强主弱故以飛鳥象之然以其剛過而得中故謂之大過以其柔過而得中故謂之小過也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

則過乎恭所以矯其慢過乎哀所以矯其易過乎儉所以矯其奢過之所以為亨也然恭不至於辱哀不極於毀儉不入於陋過之所以為利貞也貞者正也君子之矯在救弊期於正而已矣故子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以震代艮以兊繼巽其與時偕行之象乎損之彖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夫亨至於二簋可謂過乎儉矣然與時偕行不為

過也譬如冬裘夏葛非其時而服之得不謂之過乎可小事不可大事何謂也曰小過陰居二五柔得中也柔得中者臣不失其道也臣不失其道則凡欲驕枉而救弊事之小者可為也陽居三四則失位而不中也剛失位而不中者君失其道也君失其道而臣得之苟欲大有所為不幾於作福作威者乎是以不可大事也睽之六五得中亦曰小事吉豐之九三不中亦曰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何謂也曰小過有飛鳥之象焉二陽在内為腹背之象四陰在外為羽翰之象鳥之飛止不在腹背而在於羽翼則是君無為而臣用事之譬也鳥飛在上而遺音在下則是位高而名感之譬也震為善鳴故有遺音之象鳥逆而上者也愈上則其勢愈逆將无以託其足而蔑其音下則其勢順斯有以安其身而全其名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下則為伊周上則為莽卓也伊尹之復政厥辟周公之復子

明辟皆鳥飛而能下者也可不為大吉乎夫大權不可久執大名不可久居處人臣之極任天下之重未必皆有還政復辟之事但能謙恭卑巽畏遠權勢則可以保其富貴而全其令名亦下之義也是以周公既復辟北面就臣位鞠躬如畏然得其道矣夫周公以叔父之親居宰執之尊至於鞠躬如畏不亦過乎恭者哉然勢疑則隙生位高而毀至不若是不可也其亦與時行之義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者艮也雷者震也雷行天下無所不震今云山上有雷是雷久居於山也雷久於山山之草木鳥獸將有震而僵斃者得不謂之過乎然其過小其發生之功大是以謂之小過也君子之所為驚世駭俗之行以新起斯民耳目者凡皆以趍變而矯弊也則復其亦若此也然過趍變之事不止於恭哀儉而特言是

三者蓋人之過各於其黨君子之過常過乎厚是三者君子之過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遂疑其黨而夫子亦自受其過是則過乎恭也當是之時訕上之俗成慢君之風靡安得不小有所過以救之與是以夫子入公門鞠躬屏氣升降蹴踖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不亦小過之義乎至若正考父三命盡循牆而走曾子水漿不入口七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未必皆過也君子所以矯世俗之弊引之

於常道而止也

雜卦曰小過過也

小過成卦以四陰過二陽而成共在六爻以過與不及為義過乎九三者六二上六也過乎九四者六五初六也然六二之於九三九四之於六五多寡適平無以相過唯初六上六則過之逺矣人臣之勢逺過於君豈能久而无變也是以初上皆有飛鳥之凶而六二九四之无咎九三之凶六五之不雨皆以相過

不及而取之耳夫大畜小畜皆畜也大過小過皆過也而雜卦曰大畜時也小畜寡也大過顛也小過過也茍非以六爻相雜即其時也以求其義而強欲通之未能有為之說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承於六二之巽而應乎九四四震兌也故曰飛鳥以凶以用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小過有飛鳥之象初六則

其羽翰也震為動艮為止兑為說震動而艮之兑說而從之是四之動靜之權是身輕而羽重也故有飛鳥以之之象鳥為翰之所以猶君為臣之所以也為君而見以於臣則生殺予奪皆出其手欲无凶得乎書曰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斯之謂也故子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言臣下專恣左則欲左右則欲右為其上者无如之何也其凶宜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乎九三三震也兊也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二承乎三三有君父之象焉二承乎四四之於二則其祖矣初應乎四而連於三配祖則為妣從君則為臣也夫陰陽適稱則為平偏勝則為過六二之於九四則過之以是過其祖也陽為有餘陰為不足六二之於九三則弗過矣是不及其君也相違為

睽相値為過六二之於初六則過之矣是過其妣遇其臣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際尊卑之分必致其嚴也故子不可以過於父臣不可以過於君婦不可以過於夫懼其凴陵而至於僭越也若夫祖之與孫則尊卑隔絶矣雖過之而無嫌也豈獨無嫌乃祖之所以願於孫也故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人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人子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至於子則欲其无忝而已况又過其妣乎遇者

相得之謂也過祖而遇妣祖之所不怒也若過君而遇其臣則君不能堪矣曰无咎初六於曰為悍妻於三為強臣二與之遇宜若有咎矣然二過祖而遇妣則祖妣不失其愛不及君而遇其臣則君臣不失其歡是以為无咎也所以然者二中正而柔順故也以巽從震又何咎之有哉六二一爻居祖妣君臣之間不過其祖則為不肖不遇其妣則為不順過其君則為不臣不遇其臣則為不和有一于此凶咎隨之而

象止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蓋舉一隅以待三隅之反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上體為兊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上六之艮而乘六二之巽故曰弗過防之以九居三不得其中可謂過乎剛矣然卦以小過為義三非小也故取諸陰爻而言弗過弗過者為六二言之也

六二居柔而承剛體巽而從震中正而在下則其道

矣爲其陰陽偏勝冝若過焉然方於九三是乃不及非過之也三又以兑而應艮艮爲土故有隄防之象六二於三不爲過而三過以防之民時不直其上也故曰從或戕之凶二弗過而三不能容三過防而二不能堪君臣不相安必有大變然六中正柔巽終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三之從者或從其事矣則人君忌刻而强愎无故而疑大臣則其刑威殺戮必將不得其中而左右近習之習將懼誅而作難矣故或之在

内曰弑在外曰戕不測之變也震為木兊為金震為決躁兊為毁折故有從或戕之象晉靈公之事是已春秋之世晉有六卿魯有三家葢小過之時也趙盾雖強家盾之為臣也恭欽而忠順不為過也靈公使賊殺之伏甲攻之嗾犬噬之可謂甚矣盾終不敢萌逆節而穿實殺之所謂從或戕之者矣晉悼公魯昭公亦九三之居也而欒民季孫皆非六二之臣故不得待其從而自為之矣昭公之免於弑者幸也爻之

稱不亦宜乎故子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孔子親見當時之事而㦕爻繇之辭故深歎其凶言從者猶或戕之則其凶咎之形宜如何也此與鼎之九四覆公餗信如何也辭吉畧同或曰六二不及其君而遇其臣故爻言无咎今九三既成於凶則二得為无咎乎曰吉凶无常惟人所召二為之臣可以无咎而三成於凶則不得為无咎矣然則趙盾亡而越竟反而討賊庶其免乎故夫子歎之曰惜也越竟乃免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上體為震下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初六之兌而承六五之巽故曰无咎剛失位而不中宜若有咎矣為其與六五過剛柔相濟多寡適平斯為无咎矣故曰弗過遇之小過之世臣過乎君今六五以陰居剛而九四以陽居柔有巽震之合焉則不為過而為遇矣君臣相遇宜若可以有為然小過

之時有君弱臣强之象往而不戒有危道焉象之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故曰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貞者正也剛下而柔上下震而上巽非恒久之道而又下應於初有鼎折足之象非特不可以大有為將不宜永以為正也故子曰弗過過之位不當也為其不當也是以上彖六五不為過而為過矣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履霜堅冰其斯之謂與姤之彖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其二曰有攸往見凶聖人見機而知

著垂戒深切皆此類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巽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乘乎九四四震兌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雨者坎之象也四為震五為巽而係之雲雨何哉曰震為雷巽為風雷震則雲興風行則雨至也然陰陽和而後雨陰猶未離其類則為密雲而已夫震之於巽六

五之於九四有相求之義宜其相與為雨矣然四而兊焉兊為西西郊陰之所也其為密雲而不雨不亦宜乎所以然者九四之兊下應於初六之艮則其從五之志未能專一是以密雲而不雨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其是之謂乎故曰公弋取弋在穴五為王四為公弋繳射也巽為繩兊為金故有弋射之象艮為黔喙之屬而在下卦之下故有在穴之象蘇氏曰權臣用事必有穴其間而為之用者莫若取以自明於

天下而天下信之矣楚使薳子馮為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不應子馮請焉申叔曰吾懼不免薳子辭八人者而後王之亦取彼有穴之義也故子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雲也上之天也離其類而之乎東北則其施下矣小畜之彖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巽兊之象也小畜以臣畜君其密為雲而不雨者尚往而未復也小過以臣過君其為密雲而不雨者已上而未下也君子之

欲致其君而膏澤下於民者可不思喪朋之義哉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乘六五之巽而應乎九三三震兊也故曰弗遇過之上六之於六五宜若過矣然二爻皆陰无相與之意上又偏勝而應在九三月乘陵六五之象是以弗遇而過之也或曰六二之於初六其乘陵之象與五上君也而爻謂之

遇何哉曰六二臣也初六亦臣也同類而相從斯謂之遇也六五君也而上六乘之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謂之遇則可乎是以謂之過也故曰飛鳥離之凶離麗也詩云雉離于羅是也上六翰飛極高而其體艮艮為止故有網羅之象焉然初上皆艮也初六言飛鳥以凶而此言離之凶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故曰是謂災眚災天降也眚人為也當小過之時居窮上之勢難至无日矣謂之災則有人為之咎焉謂之

眚則有天降之罰焉是則人禍天刑相因而猝至不可逃也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與此同義故子曰弗遇過之已亢也亢則不與之遇而過之矣或曰揚雄有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鳥飛愈高則矰繳所不能及何以反離於凶乎曰物之大小皆有定分分有所止力有所窮鳥飛愈高其勢必不能久是以至於離凶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上九曰亢龍有悔夫龍陽物也升潛變化不可制畜者也飛而在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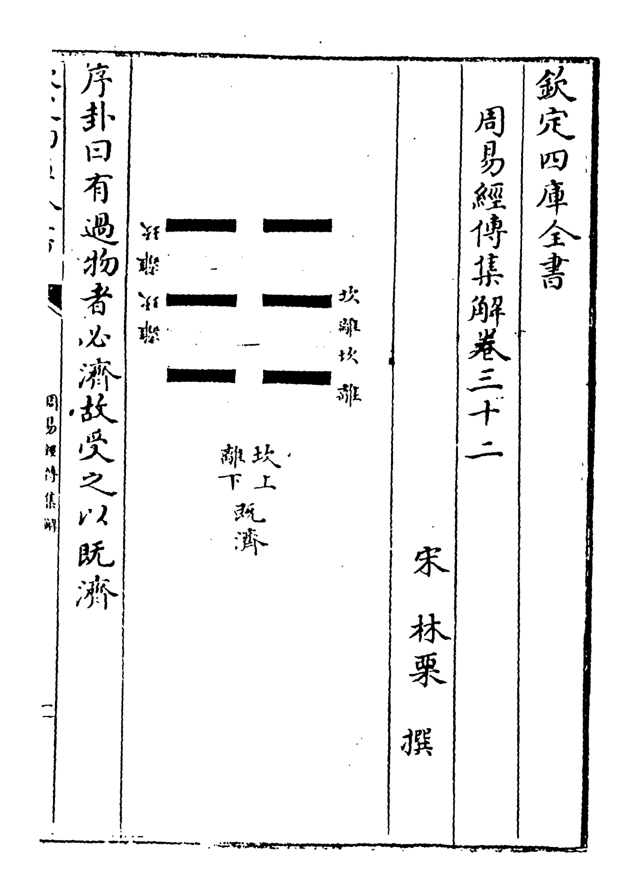
且亢而有悔況飛鳥乎然則揚雄所謂鴻飛冥冥以譬君子遠人而辟患良非善喻者也若易之取象則豈云爾哉其在漸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斯其所以為全身遠害者與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二

宋 林栗 撰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既濟小過之變也自過而濟艮變為離震變為坎易初四五三爻而成也艮變為離止乎明也震變為坎出乎險也止乎明出乎險卦之所以為既濟也小過既濟利乎貞小過之所以為過而不為濟者初四五三爻皆不正變為既濟則六爻皆正剛柔當位是以謂之既濟也夫立天下之事者必有過人之才革天下之俗者必有過人之行過而受之以濟斯其義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

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下離上坎成卦曰既濟者初為離二為坎三為離四為坎離火炎上三坎水潤下相配而成功是以謂之既濟也然水火之間必有金木土為之用然後成既濟之功當其成也金則革矣土則變也木則化矣是故既濟之時水火可見而金木土不可得而見水火可見故其六位皆離坎成形金木土不可見故乾坤震巽艮兌皆无全象也或曰然則未濟之時亦无

六卦之象將何義以處之曰未濟者水木各居其所而不相值也金與土木於何而用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何謂也曰陽為大陰為小坎陽也離陰也切成於坎而制在於離故子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按文當曰小亨夫興事造業開物成務惟大者為能亨令小者制之而亨何也剛柔之位當上下之分定也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謂之當九五在上六二在下謂定剛柔當而上下定是以謂之利貞也然而初吉終

亂何也曰先陽而後陰先治而後亂也初九之陽動於既濟之初吉之象也上六之陰窮於既濟之末亂之象也夫存亡治亂豈有常哉變而通之存乎人耳故子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言柔之爲道易窮止而不變則亂矣或曰夫子以初吉爲柔得中而吾子以初九言之何也曰初者陽之造始也六二者柔之得中也陽不造始則六二何以得其中柔不得其中初九何以成其

始文王舉其一夫子明其旨豈不粲然矣哉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者坎也火者離也以水沃火无餘蘊矣今水在其上火在其下不能以相與則變化成矣是以為既濟也然變化既成則水火各反其所苟為不變則水涸而火炎上也君子是以思患而預防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无伊尹之志則篡也其斯之謂與

雜卦曰既濟定也

既濟未濟以雜坎反對而成其在六爻以或定或應為義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謂之定以陽居剛以陰居剛謂之應何則既濟之時天下既已平矣惟君臣上下各守其定分而不相陵犯斯以為既濟而已矣是故離下坎上卦之所以為定也九五六二爻之所以為定也然初與三以陽而居下四與上以陰而居上所謂定者或失之矣故聖人於初四兩爻明制治保邦之法三上兩爻明夷狄小人之戒而於二五中

文明君臣夫婦之道著損益盈虛之理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而承於六二二爻皆坎也故曰曳其輪濡其尾尾舟柁也輪所以行車尾所以行舟初六陽剛居於最下故有輪尾之象焉離為舟坎為車離為麗坎為險故有曳其輪濡其尾之象既濟諸爻以定為義今陽剛居下而取諸曳輪濡尾者言其方濟之初則陽剛居下宜

矣故曰无咎車欲進而曳其輪舟欲浮而濡其尾宜若有咎矣然曳其輪者所以制車之遲速而防其跌也濡其尾者所以制舟之深淺而防其覆也又何咎之有哉故子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說者因未濟之彖必以尾為狐尾則失之於此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而介於初九九三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婦喪其茀茀車

蔽也婦所以自障二以居陰柔有婦之象焉坎為輿為幽離為明為相見故有喪其茀之象焉六二九五之婦而九三與之相見而无難以喪其所以自蔽者也然既濟之時上下分定初九九三各有其應二雖居於其間上應九五莫之敢犯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三柔而在中故有勿逐之象易以日言近以歲言遠七者天道來復之數也當既濟之時六二守正居中有應在上不過七日必遇其配遇其配斯得其蔽矣

奚以逐之為哉此其震六二喪馬勿逐七日得之義同逐則遂喪之也何有天下既定上下無驚姦亂之人常伺其隙而乘之苟為不勝其忿而逐則失其中道而易其位亂之所由來也惟靜以持之則姦謀阻矣故子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伯禽之誓師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者其定之義乎君臣之間夫婦之際小人間之說隙易生可不戒哉可不重哉然自二至五所隔三爻不言三日而言七日者坎下

離上故也坎下而不能上離上而不能下雖欲相過
不亦難乎卦有六爻七則變矣變則六居五而九居
三坎上離下應既濟之象過而後得矣係之七日不
亦宜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
憊也
九三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
上應乎上六而介於二四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中國之賢王聰明而健者也鬼方窮北之小夷昏迷而難服者也九二離為明故有高宗之象上六坎為幽故有鬼方之象離為兵坎為盜故有征伐之象以至明而當至暗以至强而當至弱高宗伐鬼方之象也自三至上所涉三爻三年之象也三上居相應之地而无相與之意係之伐國不亦宜乎夫以有商之盛王伐鬼方氏之小醜宜若舉太山以壓鳥卵不旋踵而殄之矣然而曠日持久

至於三年而後克之者謹之至也語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淮南王安有言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貴臣竊為大漢羞之趙充國有言脫有不虞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又曰臣恐國家憂累數十年不二三歲而已由是言之高宗之伐國三年不為久也商武之頌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鬼方既服而威靈之所被者遠矣四方無事壽考康寧而子孫賴之也然則三年而伐一國

若緩而實速若怯而實勇一勞而允逸暫費而永寧等計見效與夫快心於一戰者絕矣故曰小人勿用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離為君子坎為小人六二六四皆坎也故有小人之象既濟六爻皆定无相與之意故有勿用之象說者皆以謂論功行賞勿用小人非也夫信彖者君子之道而變詐者小人之術也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之微苟期於勝而已則權謀詭譎无所不用不待於三年而克之也惟夫深謀遠慮以

為國家之禍亂常必由於小人小人有功則不可不賞故寧使逺方之未服不使小人之有功此髙宗之師所以有三年之淹也或曰兵詭道也所用者皆阻詐之徒也必欲君子而後用之不亦迂乎曰不然晉中行穆子次鼓經年不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无疲士夫而鼓可得穆子不應左右曰不利一戰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子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

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使晉國捨人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此則高宗不用小人之意也或曰然則師之上六開國成家小人勿用何謂也曰大亂之餘羣雄並起有王者作四面而歸之當是之時來者必納豈當問其君子與小人哉若其有功烏得不賞惟不使之開國成家以為民害耳及夫天下既定上恬下嬉而遠夷之國有昏迷負國之徒從未服從將有歲月耳詎可急一時之功而遺後日之患乎此師之

上六既濟之九三所以文同而義異也故兮曰三年克之憊賔按釋文云古本憊作備備有全師保勝之義焉若從今本作憊亦通葢曠日持久使鬼方困憊而自服非興之乎利於鋒鏑之下也說者皆以三年伐國為高宗之憊不知權其輕重校其得喪計其久遠乃高宗之所以為賢王也焉得為憊哉明夷之九三上六亦以至明伐暗其繇曰不可疾貞與此同義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而介於三五之間三爻皆離也故四繻有衣袽舊說皆謂繻當作濡謂衣之敗絮可以塞舟漏也愚謂不然涉川而恃漏舟備舟而恃敗絮殆非防患之道也按文當曰衣有繻袽繻帛邊也袽絮緼也四以一陰介二陽之間故有繻袽之象衣之不戒或裂而為繻或緼而為袽又不戒焉將遂破敗而不可紉縫矣故曰終日戒離為日三爻皆離故有終日

之象坎為憂故有戒懼之象四應在初而居二陽之間初九之所不能无疑也終日戒懼而後知免矣故子曰終日皆有所疑也或曰乾為衣而坎稱之何也曰配坤而言則乾為衣配離而言則坎為衣夫象豈一端而已哉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介

於四上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說者皆即本卦以求東西鄰之義未有得其說者也聖人葢以二卦相並為東西隣之象言既濟東鄰也未濟西鄰也既濟之為東鄰何也曰東陽位也西陰位也二卦皆以五為王則九五之為東隣六五之為西隣宜也九五體離離為牛為戈兵故有殺牛之象六五體坎坎為水為有孚故有禴祭之象夫禴夏祭也殺牛大祀也九五所過皆坎坎於

時為冬則殺牛以祭應其時矣六五所遇皆離離於時為夏則酌彼行潦亦其時矣然謂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者何也此則損益盈虚之理也聖人知禍亂之易平而盛成之難保故於此著其戒焉夫寒往則暑來小往則大來既濟之時極於九五聖人之所畏也故係之以不如隣之辭夫子又從而釋之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夫以東隣之盛禮而反不如西隣之薄祭而反受其福者

遇吉大之來也然則履富貴之盛處盈成之極可不深思而戒懼哉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乎九五二爻皆離也故曰濡其首厲上居最高首之象也初為尾故上為首既濟之終不能極乎剛長而終之以柔不能出乎險陷而下有所麗是濡其首者也舟船之制必矯其首而濡及之是覆弱之形危亡

之象也故曰厲何則以柔濟剛以離濟坎其象則楫之濟川是也其義則人臣之濟世是也舟楫之濟川以既登于岸然後為既濟也人臣之濟世以功成名遂奉身而退然後為克終也故既濟三陰六二有喪茀之疑六四有濡袽之戒至於上六居卦之終柔不能變是功名而不去者也不為傒君竊國之謀必為持禄保寵之計而三五之剛明見抑於下譬猶以濟而不登抑水而玩之必至於濡其首也象之所謂終

止則亂其道窮者非是之謂與濡首之義與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同滅頂則已成於凶濡首猶可救也故係之厲而已或曰然則九三指上六為鬼方何也曰九三之明既升而六猶居其上在外則為逆命之國在內則為擅權之臣故九三有伐鬼方勿用小人之辭而上六則著其濡首之象明其禍敗可立而須也故子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孔穎達云既濟上六濡其首者始入於難未沒其身也未濟初六濡其尾者

進不知極已沒其身也此皆執文害義若如此說則首應在初爻尾應在上爻矣安有既濡其首而未沒其身者乎

離坎離坎

離
坎
離
坎

坎下
離上
未濟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未濟終焉

未濟既濟之反也覆而視之既濟猶未濟未濟猶既濟水火各居其所是以為未濟也既之為言盡也已往之辭也未之為言有所待也方來之辭也險難已盡而不遂濟終无出險之理是其時極而道窮可知矣未濟則未可窮也是以既濟上六直言濡首之厲而未濟上九兩著吉凶之辭變通之義存乎人耳所以然者以九居上陽氣存焉反而居初乾之德也萬物之

所以資始也六五之柔久而居二坤之德也萬物之所以資生也故易終於未濟而始於乾坤所以爲循環而不窮者與故曰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與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斯之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下坎上離成卦曰未濟者初爲坎二爲離三爲坎四爲離離火炎上坎水潤下各居其所而不相逮是以謂之未濟也未濟何謂也曰未濟未可以濟之謂也曰可以濟而言亨者有可以濟之理也可以濟者有其具也未可濟者俟其時也猶之舟楫具而水未至故係之未濟云爾及夫六五以柔得下應九二是水至而舟行也故子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謂也曰陰爲小坎爲狐狐陰物也

履冰而濟者也汔幾也幾濟而未濟也狐之為物多疑而善慮患小狐則慮患之未深者也是以有幾而未濟之象焉初六之柔進而上行至於六五宜若濟矣然由未出乎中是以未知其濟否也苟濡其尾進退不可斯无攸利矣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說者或以汔為水涸夫涸而濟猶行陸也何以明濟川之義乎井之彖曰汔至亦未繘井亦幾至之義也夫子既釋彖辭又從而明之曰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謂諸爻雖不當位而所以亨者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可以濟也夫二卦相反文皆有配而獨於未濟言應者謂以陽居柔以陰居剛在凡卦以陰居柔以陽居剛則无相違之情以陰居剛以陽居柔有相與之意是以既濟為定而未濟為應也或曰既濟无相與之意而六二九五有夫婦之辭何也曰應猶成也定猶恒也柔上剛下謂之成剛上柔下謂之恒剛柔當位謂之定剛柔相易謂之應

九五為夫六二為婦是其定也二至於喪其茀則五之不應也明矣然則既濟之時君尊臣卑其患至於不相應故子曰思患而預防之未濟之時上下相與而君臣之勢未定故君子以辨物居方因其象以救其偏而已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者離也水者坎也離南而坎北火上而水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然之理也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

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君子體之以
辨物而居方故能使中國四夷不相雜糅君子小人
不相淆亂至於天下萬物莫不各當其處皆取諸未
濟之象也
雜卦曰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未濟以離坎相易而成而未濟諸爻以剛柔始
終為義始於陽者窮乎陰始乎陰者窮乎陽是故既濟
六二為柔得中則九五亦為剛得中也未濟六五為

柔中則九二亦為剛得中也未濟六五為柔中柔為之主也然則以六居上女之窮也以九居上男之窮也其窮一也而所以異者剛柔之不同耳此既濟之所以為窮而未濟之所以為未窮也何則以九居上在乾為亢在姤為吝然變而通之則有生生之理所謂枯楊生稊是也若女之窮則窮遂矣是故未濟六三兩著征凶利涉之辭上九兼明有孚濡首之義顧所以處之者如何耳若夫二五剛柔得中故均係之

貞吉四以剛之上行初以柔而下應故四為貞吉而

初為吝剛柔之得固如是矣或曰子以既濟為定未

濟為應既濟為女之窮未濟為男之窮既有其說矣

不於既濟言窮而未濟言應何也曰不於既濟言窮

者物不可窮也不於未濟言應者水火不相射非若

山澤之咸感應以相與也立言之指豈苟云乎哉

初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

承於九二二爻皆離也故曰濡其尾吝坎為水為狐初為尾故有濡尾之象狐之履水聽水以為前却然直至於濡其尾則羞吝之道也然彖言濡其尾无攸利而爻獨言吝者以其在卦之初其失未遠猶可復也故係之憂虞云爾或曰既濟之初九其象為離未濟之初六其象為坎離之遇坎與坎之遇離之象宜不同故曳其輪之辭既濟居初而未濟居二伐鬼方之辭既濟居三而未濟居四其象易則其辭變也獨初

上二爻濡尾濡首之象二卦同其辭何也曰離以中虛故其象為舟坎以隱伏故其象為狐舟之濟也以氷氷至則行氷去則滯狐之濟也以氷氷合則度氷泮則陷是舟之與狐適相反也故既濟之初體乎坎未濟之初體乎坎而象濡尾濡首之辭適相類也或曰然則彖言狐而不言舟何也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舟楫之利也濟不通二卦之名蓋取諸此愚智之所同知也雖不言其名物可也狐陰類也非人之所常見不指

其名將或其象也此則微里闡幽之意也夫舟俟水而行狐聽氷而渡失之儀傾則有陷溺之憂是以聖人取之以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義陽為行陰為止麗為離坎為陷初九體離行而麗者也初六體坎止而陷者也故既濟之初濡尾為无咎未濟之初濡尾為吝舟濡其尾故宜无咎狐濡其尾則吝矣象異而辭同事同而功異其以此與故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見氷之堅以為可度而不知其有時而泮是以

有濡尾之吝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於初三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曳其輪坎行也遇險而曳之所以為安行之道也或曰輪者何曰坎為輪為曳故有曳輪之象輪者車之所以行在車下也既濟在初而未濟居二其所以取象何哉曰輪在車下而當其中故下卦之下與中卦之中取而象之皆可

也曰然則旣濟之六二其不取之何哉曰剛則行柔則止輪者所以行也以六居二曷為取之哉故曰貞吉貞者正也行初之輪自下而升僅能免咎而已九二之輪行乎道斯得其正矣曳輪而行得乎中正其言吉也宜哉故子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而介於二四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未

濟征凶利涉大川既曰征凶而又曰利涉何也四三居上下之交進退之際方其未可以濟征則凶矣及其利也雖大川可涉而況其小者乎故凡未濟而征利而不涉者皆凶咎之道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未濟而征者也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利而不涉者也其咎均矣故予曰未濟正凶位不當也爲其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是以之其有未濟之征云爾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

悔亡志行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介於三五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貞吉悔亡貞者正也以此為正則志行矣二卦之象在取水火相為義矣夫水火之為性性不可以相入水入火而焦火入水而滅惟夫離下坎上相逮而不相射是以有相濟之義為離下坎上其卦為既濟而九五六二離上坎下乃為未濟也坎下離上其卦為未

濟而六五九二離下坎乃上為既濟矣故既濟之二五有喪茀殺牛之辭而未濟之二五均為貞吉也九四應在初六而亦謂之貞吉何也曰九四秉陽剛之德體離明之性陽德上行離性炎上承於六五斯為既濟矣雖有初六之應六三之比而不足以易其從五之志是以係之貞吉而又係之悔亡也故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九四初六既无相得之情而居相應之地是伐國之象矣四於既濟為三初於

既濟為上坎為鬼方離為中國坎為盜離為兵自四至初所歷三爻故有鬼方三年之象與九三同也然不三言貞吉悔亡何也曰陽剛之德上行者也以九居三君道也三之上行其不應上六未可知也故有伐鬼方之辭又有勿用小人之戒以九居四臣道也四之上行其下不應初六明矣故用震於鬼方而受賞於大國至於下比之悔則亡矣大國指中國而言或謂賞以大國者非然二爻伐鬼方則同三為克之四

爲震可也曰五即而伐之克然後有功四不之即取其震驚而已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或曰四取其震驚則何以三年也曰修其守禦之備治其戰伐之功其保吉於此而信威於彼豈朝夕之功乎彼暴露師徒櫛風沐雨猶不以三年爲淹而況爲不即之者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而介於四上之間五爻皆離也故曰貞吉无咎四之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之應在二故貞吉之而无悔矣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坎為有孚離為光明光者德之發於外者也孚者德之感於內者也六五中行而所遇皆離德之發於外者然也下有九二是其正應德之感於內者然也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是則无咎而有輝光者也故係以光孚之吉為貞吉

者言其中正以相與如是則吉也孚吉者言其充實而孚光輝見於成功者如是也所以然者當未濟之時而六五得中成既濟之象其內孚而外光不亦宜乎故子曰君子之光其輝吉也暉者光之散言九二九四上九三爻皆離則光暉之所被者遠矣或曰六五既濟矣而象言汔濟未出中之辭何也曰既濟之終猶不遂濟未濟六五水至舟行矣其濟之與否固未可知也小狐汔濟應其象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桑而在一卦之上應乎六三而乘乎六五二爻皆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坎為有孚為酒離中虛飲酒之象夫人相與期會飲酒亦不可以无孚其在需曰需于酒食是也飲食燕樂而不失其孚斯為无咎矣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上為首坎為水故有濡首之象至於濡其首而言其孚則失之

矣夫飲酒者實樂之事也濡首者陷溺之形也以宴樂之事而有陷溺之形智者之所不為而尾生之所以為信者也故子曰濡者亦不知節也節猶時也東方未明之詩曰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而序以為刺无節與此意同或曰既濟上六以陰而體坎未濟上九以陽而體離均謂之濡首何也曰既濟上六柔而止也未濟上九剛而動也柔而止者既濟而不濟至於濡其首也剛而動者未可以濟而必濟至於濡其首

也聖人不能先時亦不失時未可為而為之與可為而不為其敗均之方其利涉也雖飲酒之間暇而不失其孚夫何咎之有焉及其征凶也茍狥其衆而不顧濡首之患斯之謂失矣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其斯之謂與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二